



八极遊龙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上

八极游龙

〔台湾〕
云中岳

上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明朝万历四十八年，南阳各地连年灾荒，盗贼多如牛毛，江湖人士，各成一家。混沌宫乃是圣手无常和百绝头陀等群魔聚居之地，他们经常派出门人弟子到处作案，将抢来盗来的金银珠宝，作为扩建混沌宫之用。女弟子妙手观音梅含芳，心狠手辣，风骚放荡，在山东济宁州作案，杀死大善人一家七口，劫走价值巨万的金珠，被官府追急，无奈逃到梁山泊白莲教四大金钢之一的张世佩处躲藏。张世佩怕官府查出白莲教底细，准备杀死妙手观音，吞没金珠。她事先得到风声，盗回金珠逃回南阳。八极游龙杨一元，恰好在此地逗留，闻知此事，决心追回妙手观音交官府法办。他武艺高强，身手不凡，可两次捕回的却是假的妙手观音。途中偶遇霸剑奇花、小雅等女中豪杰，查出混沌宫恶魔残害少女，乱杀百姓歹行，决心捣毁混沌宫。他们同仇敌忾、大开杀戒，终于扫除了天人共愤的妖孽。杨一元与小雅，这一对患难情侣，说笑间相偎相依，离开血腥刺鼻的草场，去游览三月美丽的华山。

情节构思巧妙，隽永意深。或写牛鬼蛇神之怪状，或绘花前月下之私情，都会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，无废书长叹之时。

自序

一九六〇年代，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，自式微递逝断层期，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。正当跃然茁壮期间，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。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，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。当时，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，并没积极挺身而出，为自己的作品辩护，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。

笔者当年枵腹从公，与文坛并无渊源，意识中仅感觉出，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，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，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，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，似欠公允。

笔者读史囫圇吞枣，不甚求解。但对古春秋游侠，颇心向往之，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。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，一度曾经光芒万丈，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；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；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；源远流长，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，实在有点可惜。

无可讳言，历史无情，适者生存。这一阶级的豪客们，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，自晚唐以降，便已日渐式微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。终极则变；明清两代，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，可惜已非本来面目，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

教九流江湖人士，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。但笔者仍然相信，其中仍有一些人，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，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，受到市井小民的尊敬，甚至崇拜。

小说有千百种，良窳互见各有千秋，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，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。往昔男不许看《水浒》，女不许看《西厢》，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回，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。因此，武侠小说论战，触动笔者内心深处，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，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，供读者于茶余饭后，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，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。

写作动机十分单纯，念生意动想到就写，秉一枝秃笔，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。此期间，幸而苛责的声者，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，聊可告慰，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，让作品得以流传。

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，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，显得杂乱无章，以致伪书充斥坊间，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，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。

承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，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，作有系统地发行，深感荣幸。今后，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，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。特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，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，致上衷诚谢忱。

一九九二、十、二十日

云中岳

于台湾台中市

目 录

一、矫龙初现·····	(1)
二、游戏风尘·····	(24)
三、技艺小试·····	(48)
四、游龙解困·····	(67)
五、误捕淫妇·····	(86)
六、漏网之鱼·····	(108)
七、痴情难尽·····	(125)
八、群魔乱舞·····	(146)
九、生死荣辱·····	(163)
十、背水一战·····	(179)
十一、再度失误·····	(198)
十二、跟踪追击·····	(218)
十三、群魔聚会·····	(238)
十四、斩断爪牙·····	(256)
十五、生死关头·····	(279)
十六、劳燕分飞·····	(301)
十七、志同道合·····	(319)
十八、风狂雨骤·····	(334)
十九、情仇爱杀·····	(355)
二十、破斧沉舟·····	(376)
二十一、离间铍羽·····	(396)
二十二、以毒攻毒·····	(413)

二十三、以牙还牙·····	(431)
二十四、穷追不舍·····	(450)
二十五、龙潭虎穴·····	(471)
二十六、绝世瘟神·····	(493)
二十七、深入腹地·····	(511)
二十八、血腥宫门·····	(533)
二十九、歼除余孽·····	(555)
三十、恶战山贼·····	(574)
三十一、追杀穷寇·····	(593)
三十二、余孽星散·····	(610)
三十二、搜寻余孽·····	(630)
三十四、初探玉虚·····	(648)
三十五、绝世奇功·····	(669)
三十六、巨魔摩集·····	(693)
三十七、再入玉虚·····	(717)
三十八、烟腾雾涌·····	(733)
三十九、恐怖绝域·····	(752)
四十、夙愿结缘·····	(770)

一 矫龙初现

在炽热的毒太阳下赶路，中暑晒死并非稀罕的事。

南阳府南北的官道，虽说西傍伏牛山区，但仍然热得像处身在大烤炉里，成了死寂大地。

七月初，本来就该热。自从去年初冬开始，天上没飘一颗雪，新年像是阳春三月天，三月天没见半点雨，天空万里无云。

麦子没结穗，没有机会结穗。高粱不能下种，田地里的泥土干硬如铁。

河南、山东、山西，赤地千里。而各地的官府，许多州县的太爷出缺，无人主政。主政的是朝廷直接派下来催税的太监钦差，他们唯一的要求是：加税、加赋、要银子、要粮。

这鬼地方，三年一灾，两年一荒。三年前，万历四十五年，蝗虫遮天蔽地，饿死了二十余万人。

今年，蝗好像没发；即使发蝗，也没有东西可吃。人们已经不再诅咒天人，他们已经麻木了。

蹄声得得，连雄骏的黄骠，跑起路来也是有气无力的，甚至，连举蹄的劲也消耗殆尽了。

骑士也够雄健，但也显得无精打采，头上的宽边遮阳帽压得低低的，放松缰绳，任由健马任意所之，像在鞍上打瞌睡。

鞍前有鞍袋，鞍后有马包，腰间有剑有囊，一看便知是长途旅客。

天下各地盗贼如毛，旅客们带了刀剑，多少可以收些可吓阻的功能，多一两分安全保障。

即将近午时分，死寂的大地炙热如焚。

官道上旅客渐稀，许多旅客皆找地方歇息了。中午不宜冒中暑的危险赶路，须等日影偏西暑气稍散才能就道。

前面，出现一支驮队，共有三十余匹健骡驮载着货物，以及十余名骡夫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

有四匹马，两前两后，佩了刀带了剑，有引人注目的镖囊，是保护驮队的人，也就是所谓刀客。

最近二十年来，各都会的著名镖局，大多数先后关门大吉，十趟镖是少有一半丢失追不回来，一家家赔镖倒闭，无法再经营下去啦！

在家叫字号，出门亮旗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
以往与绿林朋友打交道的江湖规矩，已经荡然无存，那些作案的强盗，根本很少是正式的绿林好汉，大多数是饥民亡命所组成，即使碰上皇帝的辇车，也一拥而上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名号旗号，什么叫江湖规矩，抢获的东西到手即散，哪能追得回来？

商旅们必须自求多福，除了组成具有自卫能力的人手外，另外雇请一些年轻力壮，武艺高强的刀客保护，加强自卫能

力。

这些刀客，有些是失了业的镖师，有些是敢杀敢拼的亡命，品流复杂良莠不齐，但大多数都能保有往昔镖师的风范：镖在人在，镖亡人亡。

但他们不保证人货的安全，也不负责人货的损失赔偿，碰上强盗，他们拼到死伤殆尽为止，各安天命，谁也不怨天尤人。

当然其中也有不讲道义的混蛋，本身就不是善类，所以非常靠不住，串通盗贼的事故层出不穷。

驮队走得慢，这位孤单的骑士走得也不快。

南面尘埃飞扬，赶来了四名劲装骑士，一看便知是江湖豪客，人强马壮精神抖擞，全是些寒暑不侵的人，不怕毒太阳当头，速度甚快。

孤单骑士策马避至道旁，让四骑士神气地超越。

这一带全是白沙，路旁的地也是灰白色的，健马急驰而过，那灰白色的尘埃在滚滚飞扬。

孤单骑士不加理会，仅把掩住口鼻的青巾紧了紧，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。

白河流域有许多支流，前面就是从西而流下的小支流秋河，宽不足三丈，河床溪流淡浅，是附近还没有枯竭的河流之一。

路东有座歇脚亭，两座歇脚的贩卖食物棚屋。对而是毫无生气，叶子稀疏没结果的枣林，快要届枣红时节了，但今年仅结了几粒小指大的果实，收成无望。

秋河桥是座大木桥，但下面有石墩，桥的这一而有歇脚

亭，可知这里本来是一处歇脚站。

已有不少旅客歇脚，要午后方能就道，亭左右的广场停有三辆车，拴马桩有十余匹坐骑。

四骑士先到，驮队也随后到达，歇脚亭增加了两倍歇脚的旅客，但没发生喧嚷吵闹的事故，各忙各的，坐骑牲口必须先牵至河下饮水。

孤单骑士片刻后到达，懒洋洋地先让马饮水。

等他安顿好坐骑，挟了鞍袋进入食棚，五副座头已经满座。

最外侧棚北的另一副半隔开的食桌，有三位女食客，都很年轻，明艳照人，虽则所穿的骑装因沾了尘埃，而不显得特别抢眼，身材却曲线玲珑，令人想入非非。

尤其是那位穿水湖绿骑装的少女，那双深潭似的明眸极为动人，秋波一转，真可让大男人神魂颠倒。

都佩了剑，挂了囊，不折不扣的武林女英雄，存有坏心眼的人最好少打滥主意，看上一眼心里乐一乐无所谓，想讨野火上前勾搭可得小心了。

瞥了四周一眼，目光落在四骑士的一桌上。

这是可坐八个人的大八仙桌，四骑士各占一方，都是高大魁梧，英气勃勃的大汉，胆小朋友一触他们充满霸气的目光，保证会矮了半截，避远些可保平安。

孤单骑士也高大魁梧，而且年轻，二十二三岁血气方刚，有猛虎的性格和气质，剑眉虎目一表人才，但却一脸霉相，无精打采唬不住人。

他放下鞍袋在壁角，到了四大汉桌旁。

“借光，抱歉打扰。”他在那位生了一双大牛眼的大汉旁陪笑说，“天气好热，辛苦了，诸位。”

四大汉可能被他的胆气所折服，居然不计较。

“坐。”牛眼大汉居然和气地让出一半座位，“随便弄点食物填五脏庙，稍后就道也精神些。喂！你小子怎么无精打采？”

“在南阳府城办事，霉透了，耽误半个月工夫，一事无成，哪能精神得起来？”他就座，笑得无奈，“在下姓杨，杨一元，到南阳找朋友，扑了个空。”

“在下张三，他李四。”大牛眼大汉随口胡扯，替同伴引见，“还有王五赵六，应朋友的邀请，从襄阳到许州，你老兄是本地人？口音与南阳的人一模一样。”

杨一元吩咐跟来的店伙准备食物，反正这里只供应一些烙饼硬馍，咸菜酱蒜汤水，没有蔬菜更没有肉。

“在下这种四海为家的人，到哪儿就学哪儿的话，哪能一模一样，还算不错就是了。”杨一元随口应付，“诸位到许州，许州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江湖上名号响亮的仁义大爷，摩云神手刘天裕，这位爷真不错。”

三位美丽的女食客，斯斯文文进食，左面，低声交谈，但注意力显然放在他们这一桌上。

提到摩云神手刘天裕，穿水湖绿骑装女郎的眼神略动。

“听说过这号人物。”张三淡淡一笑，“据说他早年曾经在道上混得有声有色，最近几年才返乡安居纳福，手上功夫非常了得，好像是什么大天龙爪吧！是吗？”

“张老兄的消息不假。”杨一元点头同意，“大天龙爪的攻击部位广，比大力鹰爪功厉害多多，普通的刀剑，一抓即断，

所以声威远播，诸位如果前往许州，前往拜会必定受到良好的关照。”

“我们会的，于礼也应该拜会呀！哦！杨兄，许州还有多远？”

“依诸位的赶路方式，今晚可以抵达裕州，诸位的坐骑很不错，再两天就可以赶到了。”

“这条路咱们没走过，只知道大官道很好走，裕州过去是叶县，襄城，再一程是许州，对不对？”

“裕州过去是叶县，没错，但叶字只有你们湖广人读树叶的叶，在他们这里读折县，没有叶县，别弄错了。”

“咱们的路引上，分明写着要经过叶县呀！怎么乱读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牵涉到古春秋时代的事，这些典故没有追根的必要，反正本地人怎么叫，你就怎么听就错不了。”

“好家伙！你是许州本地人？”张三的大牛眼中，涌起极端警戒的神色。

“不是，张兄请勿误会。”杨一元断然否认：“在下已经表明，我是四海为家的人，多少对各地的有名人物有些了解，小鬼与金刚谈不上交情。比方说，诸位来自襄阳，襄阳的隆中三英就是江湖的风云人物，其实根本不知道他们是高是矮。摩云神手对我来说，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”

最后面的一桌，那八名食客突然放下了食具，一打手式，表示肚子填饱了，该办正事了。

八个精壮大汉，各佩了兵刃威风凛凛，四面一抄，包围了这座食桌。

“听说湖广来了几个地老鼠，要到许州自掘坟墓。”那位留了八字胡，手按刀把的中年人冷冷地说，“许州不埋地老鼠，所以咱们在路上等，在路上埋葬少却许多麻烦，哪能让一些不知死活的地老鼠，到许州灭咱们的威风？哪四个是汉江四霸？”

张三“嘿嘿”一笑，倏然拍桌而起。

“汉江四霸敢远走许州，扮过江的强龙，当然不在乎半途有人拦截撒野。”张三大牛眼一翻，杀气腾腾，“咱们汉江四霸曾经是名动江湖的英雄人物，被人称作地老鼠。阁下又是哪座寺庙的大菩萨？我神刀破浪张豪认识你是老几吗？”

食客一乱，四位保护驮队的刀客，紧张地招呼驮队的人赶快离开，以免受到波及。

杨一元摇头苦笑，真不妙，霉到家啦！竟然一头闯入风暴的中心。

他想溜，却知道任何举动，皆会引起两方的注意，而引发风暴，乖乖坐在原处不敢移动。

汉江四霸，他听说过这四个人，在湖广，这四个一方之霸真称得上英雄人物，决不是八大汉口所说的地老鼠，虽则四霸并没有“强龙”的份量。

许州地当往来要冲，河南平原的大部，隐有不少名动江湖的真正龙蛇，摩云神手便是其中之一。

汉江四霸如果没有真本事硬功夫，敢远走许州撒野？就算他们具有强龙的份量，也人地生疏不敌地头蛇，可知他们具有相当浓的自信心，大摇大摆往许州闯。

“不要问在下是不是大菩萨，届时便知。”八字胡中年人

傲然地说，“保证你死得瞑目，上！”

一声刀吟，单刀出鞘。

“去你的！”神刀破浪沉叱，抢进一步巨掌疾吐。

单刀刚出鞘，可怕的劈空掌力及体。八字胡中年人，没料到对方是已可凭内功伤人于体外的高手，已来不及反应了，大叫一声，连人带刀飞退，撞翻了一张食桌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挣扎难起。

一声狂笑，汉江四霸同时傲刀剑挥刃直上。

杨一元向下一蹲，乘乱窜走，出门人少管闲事以免送命，三两闪便窜出棚外。

香风入鼻，穿墨绿劲装的少女，突然在他身侧幻现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他急叫。

少女的纤纤玉手，已向他徐徐地伸出，远在八尺外，他已感觉出一股彻骨的劲气直压体。

“你分明与汉江四霸是同路人。”少女冷冷地说，总算纤手不再逼进。

“真是天大的冤枉。”他愁眉苦脸，“我上月中旬从郑州到南阳，找朋友办事，朋友失了踪一事无成，白白花了五六十两银子旅费，心中正充满失败感往回走，我根本不认识汉江四霸是何神圣。小姑娘，别找麻烦好不好？”

“你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相信。”少女横蛮地说，亮晶晶的风目狠瞪着他。

漂亮的年轻小姑娘发起威来，其实也相当吓人的，脸一板就显得神圣不可侵犯，锐利手指抓及五官那就灾情惨重。

如果身旁有其他的人，肯定会激于义愤帮助小姑娘打抱不平，倒霉的一定是男人，所以在大庭广众之间，男人们最好识趣些，不要招惹女人而犯众怒。

外面就有不少走避的旅客看热闹，他不能强硬。

“小姑娘，你要怎样才相信？要不要到府城查我的行踪？”他沮丧地说，“我一直住在……。”

“本姑娘从府城北上，不能转回去。”

“那……那你打算……”

“摩云神手虽则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襄阳的隆中三英也好不了多少，两方的爪牙，都是为虎作伥的牛鬼蛇神，最好互相残杀死光屠绝。你不能见机逃走通风报信，必须拔剑和他们拼个同归于尽，不然……。”

“不然，你就代劳杀我？”

“那是极有可能的。”

“好吧！我去参与。”

“去！”小姑娘神气地向棚内一指。

棚内，十一个人正火杂杂地刀剑交加狠拼，情势是二比一，但势均力敌，有两对已经到了棚外交手，刀来剑往打得激烈万分，甚有看头。

棚内仅有的食客，是两位少女，两人谈笑自若，旁若无人，一点也不介意附近的刀光剑影。

“好吧！”杨一元流露在外的屈辱神情，神似一个听天由命的无用弱者。

“快去加入！”少女得理不让人，强者的面目表露无遗。

他懒洋洋向刀光剑影的食棚走去，手懒洋洋地按上了剑

把。

一声暴叱，一声金鸣，一个中年人接了神刀破浪一刀，飞震出食棚外，背部凶猛地向杨一元撞来，根本不知道背后有人，知道也无法有所反应。

人影一闪，似乎两个人突然化合成一体了。

中年人继续飞退，踉跄飘落再急退五六步。

“噢！”不远处逼杨一元加人的少女，脸色一变讶然惊呼。

杨一元不见了，平空消失啦！也许他是一个妖怪，已经幻入中年人体内藏匿了。

大太阳当顶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人怎么可能平空幻化消失的？

在远处旁观的四位刀客，居然也没发现不寻常的变故，他们的目光已被美丽强横的少女所吸引，仍在揣摸三位美丽佩剑少女的来历，忽略了被逼走向斗场的杨一元，杨一元消失，并没引起他们的惊讶。

“都给我住手！”少女沉喝，疾冲而上纤掌一挥，罡风乍起，远在八尺外的神刀破浪大叫一声，斜震出丈外砰然摔倒。

食棚内的两少女也同时倏然而起，冲入恶斗的人丛，四只纤掌切入刀光剑影中，人群辟易，人倒刀飞剑抛，已崩坍的凳桌也面飞脚滚。

像一阵龙卷风，卷散了地面的一切。

恶斗瓦解，两方的人脸无入色纷纷向外窜。

“吕姐，怎么啦？”穿水湖绿劲装少女，掠出向逼迫杨一元的少女急问。

“那……那个人，像……像鬼一样消失了。”穿墨绿劲装